

冯承钧学术著作集

冯承钧 撰

邬国义 编校

中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冯承钧学术著作集（中）

冯承钧 撰

邬国义 编校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元 代 白 话 碑

据商务印书馆 1931 年 5 月初版整理

目 录

绪言	421
一 泰定登极诏及追封颜子父母诏	428
二 关于释道二教辩争之白话圣旨	431
三 保护道教之白话公文	441
四 保护释教之白话公文	455

绪 言

梵名古翻中有摩诃罗阇(Maharaja),此云大王,印度及南海诸王之尊号也。汉文译音皆无定字,两年来检寻史籍,得其异译三十有三。近检《元史》卷一六六《信苴日传》,又得其一,即传谓“大理国王段兴智入觐,宪宗赐兴智名摩诃罗嵯”者是也。考泰定二年(纪元1325)大理军民总管段信苴隆所建《大理崇圣寺碑》,同一梵名又作《摩诃罗嵯碑》,云武定公(即兴智)“挫舍利畏三十万啸集之师于滇海之上,破释多罗十余万寇抄之众于洱水之滨”。其人既以舍利(Sri)(按“畏”字得为梵文 varman 之对音)多罗(Tara)为名,足证当时云南诸土著之梵化,不仅大理王号摩诃罗嵯也。碑中之段实,即《元史》之信苴日。信苴为梵语之译音,华言总管,非姓氏也。其名《元史》作日,碑文作实,皆一音之异译。不意于求同名异译之中,又发见别一同名异译之例。初意以为遍检元代云南诸碑,必更有所见,乃检寻久之,一无所得。又集全国所建元代碑文审之,亦未见有摩诃罗阇之异译,颇失望也。虽然,吾于鸠集元碑之中,又发生研究元代诸圣旨碑之兴趣。

元碑中有一种碑文,上勒白话圣旨,为诸碑中别具一体者。即顾炎武《山东考古录》所谓“鄙俚可笑”,刘侗《帝京景

物略》所谓“夷语可姍”者是已。考据金石之书，大抵止录其一，以备一格，余皆删芟不取。故此种圣旨碑幸存者甚少。检诸金石录、地方志，外人拓影，暨余手抄诸碑，仅得三十余通。其原碑已毁唯存其文者不少，而碑与文并毁者，其数当不止数倍于此。考其毁佚之原因，唯在“不文”。就词翰方面言，文采固可形其美。但就史料方面言，文饰亦可掩其真。人类思想发为白话，已经矫饰一次，复由白话变为文言，又经矫饰一次，所存之真已寡矣。与其文无宁俚，余读《元史》，宁取泰定登极俗语诏书（卷二十九），不取《忙哥撒儿传》（卷一二四）《尚书》体诏书。读前一诏，知为当时之方言。读后一诏，则为数千年前之古话。故在史料中量度真之多寡，骚人墨客之文，实不及村妇里老之言。

元代诸白话公文，初视之其措词似同，细审之其语法各异。兹取诸碑末尾一语比较之，口吻皆殊，非印板文字也。

- (1) 不怕那(文二十二 文三十一 文三十八)
- (2) 更不怕那(文二十六 文二十七 文三十四)
- (3) 不怕甚么(文二十五)
- (4) 不怕那甚么(文十八 文二十 文二十一 文二十三 文二十四 文二十八 文三十 文三十五)
- (5) 更不怕那甚么(文十九 文三十二)
- (6) 怎不怕那是么(文三十七)
- (7) 不怕罪过那甚么(文九)
- (8) 不怕那不有罪过那甚么(文十)

右举八例，语法皆异。再就诸碑中诸帝名审之，除泰定帝、顺帝未见列举外，皆以蒙古汗号称之。曰成吉思汗（太祖），曰窝阔台汗（太宗），曰贵由汗（定宗），曰蒙哥汗（宪宗），

曰薛禅汗(世祖),曰完泽笃汗(成宗),曰曲律汗(武宗),曰普颜笃汗(仁宗),曰格坚汗(英宗),曰护都笃汗(明宗),曰扎牙笃汗(文宗),曰懿璘质班汗(宁宗)。《元史》中之庙号、年号,皆汉语之称,彼蒙古诸汗多不习汉文汉语(可参考《二十二史札记》卷三十),决未解此。由此推之,汉文所谓顺帝、惠宗,当时必称兀哈笃汗(Ukhagatu)。元代诸汗,本身汉名尚且未解,何有于文言体之诏书。则欲知当时诸汗之语,惟于诸白话碑中求之,或可得其真相。

第诸碑中之白话,亦颇难读。前人录其文者,句读多误。盖白话中之文法,较文言为难解。余始读一碑,亦难尽解。将诸碑比较研寻,始晓其意。诸文中之白话,并非元代特有之语言。如引文一之“这般”,引文二之“那般”,已见《朱子语录》。其论《易·象》一条云:“这般人占得,便把作这般用。那般人占得,便把作那般用。”又《水浒传·楔子》云:“何曾穿草鞋走这般山路,知他天师在那里,却教下官受这般苦。”可证此语上始于宋,下迄于明,皆通行矣。余研寻今日白话,见名词之“头”、“子”,多数之“们”,动词之“来”、“去”,状词之“的”,问词之“么”,及一意用两三缀音之例,始悉现代中国白话非单音语(monosyllabique),乃附有语尾之变化语(agglutinante),特为单音之字所蒙蔽耳。若以注音字母表示之,一个观念实不限于一音,而其语尾之变化实甚丰富也。今研究元碑,又知此种变化不始于今日,诸诏旨中之的、底、每、里、有、来、者、呵、么、那,皆为接尾语(suffixe)。后人不察,概以助词名之,殊不知中国白话之变化,即在此种助词。姑就此点言,元代白话碑在语言学中有极大价值也。

余原辑诸碑,仅限于白话圣旨碑。后见诸碑中亦有勒令、

旨法、旨札付诸文者，其价值等重，亦并录之。旋又于诸书中检出白话圣旨若干种，已否刻石，今不可知，然亦属白话圣旨之类，可以供比较也，亦撮录数通。此外散见于《元典章》中之白话公文尚多，因其在语言方面无新例可取，故未采录。合计所录之文四十通，为碑者四分三以上。就其性质，别为四类：一为无类可归者，为文二。次为关系释道二教辩争之诏旨，为文九。又次为保护道教公文，为文十六。殿以保护释教之文十三。今日白话碑文可考者，大致尽于此矣。

诸碑中有七碑，上勒两体文字。一碑下勒汉文，上勒八思巴(Phaga-pa)字母，全译汉文之音(文十七)。四碑勒蒙汉两体文，蒙文皆用八思巴字母(文十八、文二十三、文二十四、文三十一)。一碑勒藏汉两体文(文三十七)。此碑为法旨碑，可证国师法旨得用西藏文。一碑已毁，仅存汉文。惟知上有国书(文三十二)，此国书得为八思巴字母蒙古文，然亦得用前法旨碑之例而用藏文也。八思巴字母颁行于1269年，证以1275年碑(文十七)，知其用以译汉文之音，次年(文十八)始用以写蒙古之语。至1311年，又改用西藏刺麻诺门(Nomoua gherel)所制新字母(即现行蒙文字母)，当时似未通行。证以1318年《光国寺碑》(文三十一)，仍用八思巴字母可以知之。1345年居庸关石刻，亦用八思巴字母，又可证旧字母至十四纪中叶尚未废也。

余辑诸碑，略事研求，所得之结果如此。若在历史及语言方面，用科学方法详细分析，其成绩恐不致于可嘲笑而可惊也。比年来建有元碑地域之寺观，多因今人厉行物质化，行将重遭会昌五年之劫。而此数百年来视为无足轻重之白话碑，殆将供作墙基、磨石之用矣。乘此有文可征之时，爰鸠集而汇

录之,或亦为保存史料者之所许也。所辑诸文,除见诸金石录、地方志并手抄者外,中有数通,惟见于下记三书。

(1) 波那巴特(Roland Bonapate)亲王辑《蒙古时代十三四纪文证》(*Documents de l'Epoque Mongole des XIII et XIV siècles*)。

(2) 德维里亚(G. Deveria)撰《蒙汉碑录》(*Notes d'Épigraphie Mongolo-Chinoise*)。

(3) 沙畹(Ed. Chavannes)撰《蒙古时代之石刻及档案》(*Inscriptions et pièces de chan cellerie chinoises de l'époque mongole*)。

本编诸蒙古、色目人名,除已见西籍者外,多依《元史国语解》复其元名。但十八世纪之蒙古语,未能必为十三四纪之蒙古音,顾诸名异译甚多,不能不用一名以资划一。

诸碑用语有文义相类者,兹以文言分析如下,比较观之,其意自明。至语法殊异之处,不能遍举也。

原 白 话 文	文 言 译 义
长生天气力里、大福荫护助里皇帝	上天眷命皇帝
圣旨	圣旨
	宣谕
军官每根底,军人每根底,城子里达鲁花赤每根底,来往使臣每根底	该军官、军人、城村长官、来往使臣等
宣谕的圣旨	(前奉)
成吉思皇帝等等	太祖皇帝等等

续 表

原 白 话 文	文 言 译 义
圣旨里	圣旨内开
和尚、也里可温、先生、答失蛮每	僧、景、道、回等
不拣甚么差发休当或着者	蠲免一切差发
告天祝寿者	惟事告天祝寿
么道有来么道道来宣谕的有来	等语 业经宣谕在前
如今也依着在先圣旨体例里	今依已降圣旨
不拣甚么云云	蠲免云云
么道等等	等语
某路州县某寺观	同
为头和尚、先生每	该寺观主等
执把行的圣旨与了也	将此圣旨与之
这的每寺院、宫观房舍	所有寺院、宫观房舍
使臣休安下者	使臣勿得于内安下
铺马祇应休拿者	勿取铺马祇应
商税地税休与者	蠲免商税地税
但属寺院、宫观田地等等	同
不拣甚么,不以是谁休倚气力者 休夺要者	所有诸物,无论何人不得强行侵夺
更这和尚(或先生)每说有圣旨 么道	而该僧(或道)等亦不得恃有圣旨 等语
无体例的勾当休做者	非理妄行

续 表

原 白 话 文	文 言 译 义
圣旨俺的	钦此
猪儿年月日	○亥年月日
大都有时分写来	写于北京

一 泰定登极诏及追封颜子父母诏

(1) 1324 年泰定帝登极诏(《元史》卷二十九)

至治三年八月,铁失等弑英宗硕德八剌(Schodibala),也孙铁木耳(Yissun Temur)即皇帝位于龙居河(今克鲁伦河, Kerulen),大赦天下。诏曰:

薛禅皇帝(Setsen khan,按即世祖忽必烈,Kubilai)。可怜见嫡孙、裕宗皇帝(按即世祖次子真金,Tchinkim)长子、我仁慈甘麻剌(Kamala)爷爷(指世祖)根底,(按元时白话公文中此二字常见,揆其语意,似指本身。法国学者疑此语本于突厥语之 kendi,此言自己,意亦同也。但余以本于当时俚语,突厥之说过于凿空),封授晋王,统领成吉思(Tchinghis)皇帝(太祖)四个大斡耳朵(按即 ordo 之对音。《长春真人西游记》作“窝里朵”,汉语行宫也),及军马、达达(鞑靼,指蒙古)国土都付来。依著薛禅皇帝圣旨,小心谨慎,但凡军马人民的,不拣甚么勾当里,遵守正道行来的上头(此处“上头”二字似与公文“等因”二字意同),数年之间,百姓得安业。在后,完者都(Euldjaitu)皇帝(按即真金第三子成宗铁木耳,Temur)教我继承位次,大斡耳朵里委付了来。已委付了的大营盘看守著,扶立

了两个哥哥(按即成宗二子武宗、仁宗)曲律(Kuluk)皇帝(武宗)、普颜笃(Buyantu,仁宗)皇帝,侄硕德八剌皇帝(英宗)。我累朝皇帝根底,不谋异心,不图位次,依本分与国家出气力行来。诸王哥哥兄弟每(今日白话之“们”),众百姓每,也都理会的也者。今我的侄皇帝生天了也,么道(犹言如此说),迤南诸王大臣、军士的诸王驸马臣僚、达达百姓每,众人商量著:大位次不宜久虚,惟我是薛禅皇帝嫡派,裕宗皇帝长孙,大位次里合坐地的体例有(按元代白话公文,动词“有”字常在语尾)。其余争立的哥哥、兄弟也无有。这般晏驾其间(言英宗之被弑也),比及整治以来,人心难测。直安抚百姓,使天下人心得宁,早就这里即位,提说上头(自“商量著”至此为臣民劝进语),从著众人的心,九月初四日,于成吉思皇帝的大斡耳朵里大位次里坐了也。交众百姓每安心的上头,赦书行有。

山东曲阜、邹县等地,元代诏旨皆文言化,惟元统二年(1334)追赠颜子父母诏旨一道,独为白话文。石刻今在曲阜,其文如下。

(2) 1334 年追封颜子父母诏

元统二年正月二十六日,笃怜帖木儿(Tureng Temur)怯薛(其考见后)第二日,延春阁后咸宁殿里有时分,速古儿赤、(sugurtchi,《元史语解》卷八云:“此言掌伞。”)马扎儿台、大夫罗锅(Lobkho)、汪家奴、宝儿赤怯薛官笃怜帖木儿、云都赤、(亦作温都赤,皆为ildutchi之对音。《辍耕录》卷一云:“执骨朵,佩环刀之近卫也。”)别不花(Bai Bukha,《元史》“别”亦作“伯”,一作“拜”)、殿中喃忽里

(Nagur)等有来(犹言在场)。伯颜(Badjan)太师秦王右丞相,撒敦答剌罕(-tarquan)荣王太傅左丞相,一处商量了。阿昔儿答剌罕(Azar tarquan)、平章阔儿吉思(Gir Jisu)、平章沙班(Chibau)、郎中塔海忽都鲁(Takai Khutuk)、员外郎完者都(Euldjaitu,《元史》亦作完者图、完者秃、桓者笃、桓泽都诸名)、都事客省使帖木儿(Temur)、直省舍人罗里伯颜察儿、蒙古必闾赤(bitketchi,犹言书记)、帖里(《元史》亦作帖理,一作迭里)、帖木儿(Teri Temur)等,奏过事内一件:礼部官备着袭封衍圣公文书。俺根底,与文书。颜子根底与了兗国公名分,他的父母并妻未加追封。依孔子、孟子父母的例,颜子的父母根底,封谥的么道。与文书的上头,俺教礼部并太常礼仪院一同定拟得:“颜子的父无繇加封杞国公,谥文裕;齐国姜氏封杞国夫人,谥端献;妻宋国戴氏封兗国夫人,谥贞素。”定拟了有。依他每定拟来的教行呵,怎生奏呵。奉圣旨:那般者(犹言依议)。二十八日教火者赛罕(人名),皇太后根底启呵。奉懿旨:那般者。

二 关于释道二教辩论之白话圣旨

此事发端于元太祖优待长春真人丘处机。1222年四月、八月,处机两谒太祖于大雪山(Hindu-kush)。次年三月降诏,蠲免处机应有院舍及道士赋税。同年九月又降诏,使之管理天下出家善人。两诏均见李志常撰《长春真人西游记》,山东潍县玉清宫有石刻,其文如左。

(3) 1223年三月圣旨

成吉思皇帝圣旨,道与诸处官员每:丘神仙应有底修行院舍等,系逐日念诵经文告天底人每,与皇帝祝寿万万岁者。所据大小差发赋税,都休教著者。据丘神仙底应系出家门人等,随处院舍都教免了差发税赋者。其外诈推(冒充也)出家影占差发底人每,告到官司治罪断案主者。奉到如此,不得违错。须至给照用者。右付神仙门下收执。

照使所据神仙应系出家门人、精严住持院子底人等,并免差发税赋。准此。癸未羊儿年三月日。

(4) 1223年九月圣旨

宣差阿里鲜(前派遣迎送处机之人)面奉成吉思皇帝圣旨:丘神仙奏知来底公事,是也。瞧好。我前时已有圣

旨文字与你来,教你天下应有底出家善人教管著者。好的歹的,丘神仙你就便理,合只你识者。奉到如此。癸未年九月二十四日。

按 1223 年圣旨,山东潍县城北玉清宫有勒文。同一石上,又勒有下一碑文。

(5) 1235 年圣旨

皇帝圣旨,道与清和真人尹志平(按丘处机歿于 1227 年,志平继之管理道教,事见《元史》卷二〇二)、仙孔八合识(疑为取銜)李志常:我于合喇和林(Karakorum)盖观院来。你每拣选德行清高道人,教就来告天住持,仰所在去处赏发递送来者。准此。乙未年七月初九日。

关于丘处机事,除见《西游记》外,《辍耕录》尚有二文。兹以非白话体,故不录。

当时道教既受元朝之优待,又命管理“天下应有底出家人”,则其权势之重可知。故祥迈撰《辩伪录》卷四云:“独免丘公门人科役,不及僧人及余道众,古无体例之事,恣欲施行。”“回至宣德等州,屈僧人迎拜。后至燕城,左右鼓奖,恃力侵占。使道徒王伯平驺从数十,悬牌出入,驰跃诸州,便欲通管僧尼。”毁夫子庙,毁佛像,占梵刹四百八十二所,则其专横可知也。至 1251 年,始命人分掌二教。据《元史》卷三,宪宗元年,以僧海云掌释教事,以道士李真常(按李志常号真常子,此是“志常”之讹)掌道教事。次年又以西域僧那摩为国师,总天下释教。释教既有奥援,由是与道教争端遂起。先是元朝对于诸教,悉皆容纳,常于帝前开会辩论。1254 年五月三十日(阳历),基督教教师卢布鲁克(Rubruck)曾在和林共景教师一人、回教师一人,合驳

道人(tuinan,即蒙古语之 doin,僧也)主张一神之说。次日,蒙哥汗(Mangu,宪宗)告卢曰:“吾人惟信一神。神予人多道,亦犹予人手多指。”此语与《辩伪录》卷四所记“帝时举手而谕之曰:‘譬如五指,皆从掌出。佛门如掌,余皆如指。’”之说相类。1255年,又召少林长老及道士李志常于大内万安阁下辩论。志常词屈,由是降诏禁止毁坏佛像,并伪造经文。

(6) 1255年圣旨(见《辩伪录》卷四)

那摩大师少林长老奏来:先生(按元代称道士为先生,僧为和尚)毁坏了释迦牟尼佛底经教,做出假经来有。毁坏了释迦牟尼佛底圣像,塑著老君来有。把释迦牟尼佛塑在老君下面坐有。共李真人一处对证问来。李真人道:我并不理会得来。今委布只儿(此处似脱“为头”二字)众断事官(犹言委布只儿为断事官长也),那造假经人及印板木,不拣是谁根的(即根底),有呵,与对证过。若实新造此说谎经,分付那摩大师者。那造假经底先生,布只儿为头众断事官一处当面对证倒时,决断罪过,要轻重,那摩大师识者。又毁坏释迦佛像及观音像,改塑李老君底,却教那先生依前旧塑释迦观音之像,改塑功了。却分付与和尚每者,那坏佛的先生,依理要罪过者。断事官前立下证见,交那摩大师识者。若是和尚每坏了老子塑著佛像,亦依前体例要罪过者。即乙卯年九月二十九日,君脑儿里行此圣旨。

按《马可波罗(Marco Polo)游记》有 shinshin,大食人拉史乌丁(Rasid ud-din)撰述有 senching-ud,皆先生之对音也。

1256年七月十六,又集释教诸长老与诸道士等对辩于鹫林(Karakorum)之南昔刺(Sira,此言黄)行宫,道士又屈。1258